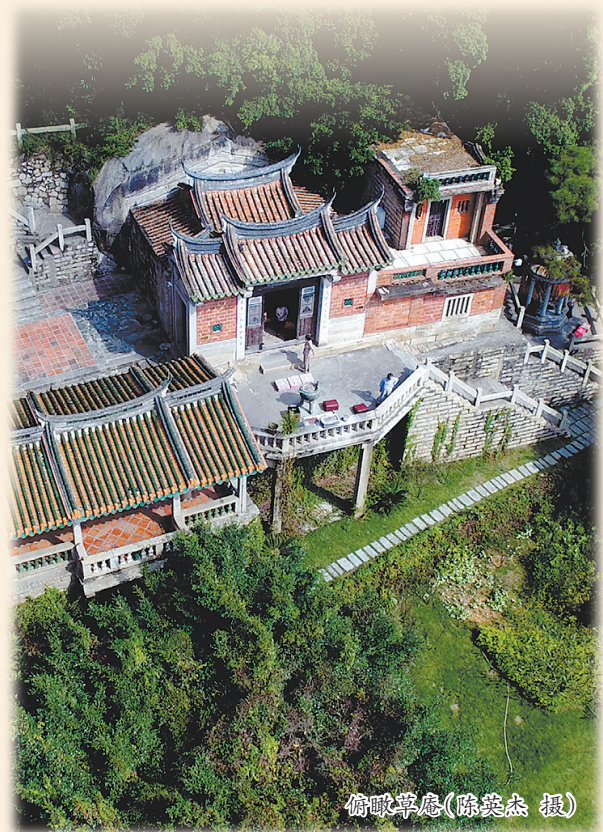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主办单位:中共泉州市委宣传部 泉州市文旅局 泉州晚报社
中共洛江区委 洛江区人民政府
承办单位:中共洛江区委宣传部 洛江区文体旅游局
洛江区文联



俯瞰草庵(陈英杰 摄)

草庵

□厉雄(西班牙)

一粒波斯经文,落入闽南的烟火
被一千年海风反复吞咽
用汉字的结构
重新组装了自己的骨骼
红砖是胸腔,石头是皮肤

草庵,一粒神龛
只容得下一尊微笑
被华表山的褶皱,折进一季桂香
古桧是守夜人,也是修辞
把异族的口音,和来不及翻译的欲望
统统挡在摩尼佛的光芒之外

慈悲是一种坐姿,眼帘半垂
恰好接住泉州的山,正把方言种进风里
刺桐港便把万国语言,文火熬作一碗阳光
直到水袖一翻,星火顺着潮汐上岸
橙红的刺桐
跟着韵脚,微微一晃

当一粒檀香落进世界遗产的扉页
一万里山水,沿着“海上丝路”蜿蜒
缓缓地挽入同一卷经书
素白的手势拂过“光明之城”
每一种信仰
都泊在光的岸边

(作者系旅西班牙华语诗人,中国诗歌学会会员、中华诗词学会会员。作品发表于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人民日报》等,获首届“诗词环球杯”全球华人征文大赛一等奖、“统一诗话”海外华人诗歌大赛奖)

德济门的石头

□王东雄

石头从海风里学会了沉默
德济门,用花岗岩的语法
翻译万国商船的波浪
每一道波纹都是一句外来语
被潮水反复校对

谁拨动了刺桐港的潮汐?
是郡守的朱批,还是
那些不肯上岸的梦——
挣脱土地的引力,弄潮扬帆
传说在波光里显影

翼城在前,瓮城在后
三门火炮压住南拓的烽烟
“盘毡奸细”——一块石碑
把善意和警惕
砌进同一道城墙缝里

这里不是废墟
残缺,是石头写的日记
字迹漫漶,但每一个笔画
都还认得回家的路

潮水退了又涨。石头替海
记住了所有来过的人
而海,替石头
守着一句从未说出的——
德者,不孤

(作者系晋江人,中国诗歌学会会员,作品发表于《人民日报·海外版》《奔流》《中国文艺家》等)



扫描二维码关注诗会动态

四季

转眼又到秋分时节,清晨推开窗,拂面的风多了几分凉意,窗台上的盆栽叶尖也挂上了晶莹的露珠。不过晌午时分的日头依旧热烈,阳光晒在身上暖意十足,往往在屋外待一会儿,额头上又会沁出不少汗水。

这个季节,许多地方都有晒秋的习俗,闽南也不例外。就像在我老家,乡亲们会将采收的花生、地瓜、龙眼或野菜,均匀地铺在屋顶、天井或院子里晾晒,远远望去,好似一片片错落有致的深浅色块。如今搬到城里,我仍保留着晒秋的习惯,这不今年中秋前收到老家寄来的一大袋花生,我便将它们加盐水煮,又平铺在阳台上晾晒。几天过去,花生的水分慢慢收干,外壳变得干爽紧实,阳台也多了一股厚厚的香气。

食事



在泉州,常见不少带着姜香的食物,当中有下饭的家常菜,也有可口的解馋小吃。比如姜粿,就是许多安溪本地人从小吃到的点心,如今也是不少外地游客想一探究竟的“古早味”。

闽南的初秋,早晚温差大,再碰上台风带来连日阴雨天气,人常会感觉体内积蓄不少湿气。每到这时,家里的掌勺人便会依照老一辈人传下的食补“方子”,煎一盘姜粿让一家老小趁热吃下,说是暖身暖胃,也驱寒散湿。我曾好奇这个“土方”是否有道理,不过再看姜粿用的食材有辛辣浓郁的老姜、软糯黏滑的糯米、醇厚清甜的红糖以及低度醇香的米酒,将它们“组合”起来的确有温润养人的效果,适合秋凉时节食用。

姜粿的做法并不复杂,记得家里长辈

前几年心血来潮,我在家栽种了一株葡萄苗,没想到它的成活率很高,年年都能顺利抽枝长藤。今年入秋后气温适宜、光照充足,藤蔓上又挂满了一串串小巧的青葡萄,到了秋分,这些果实完全成熟,表面也微微泛红,随手摘下几颗剥去果皮,塞进嘴里一尝,味道竟然不错,那酸中带甜的滋味,着实让我惊喜不已。孩子们比我还开心,每天都要去阳台查看葡萄的成熟状态,盼着藤蔓能结出更多果实,让他们尝个够。

最近,小区里几棵架树的枝头都挂满细碎黄花,叶子也渐渐染上浅黄。一旁的桂树枝叶间冒出不少花苞,傍晚在中庭散步,往往还没走到树下,鼻子就已经闻到浓郁的花香。每年桂花盛放时,我都会趁周末休

息,带孩子回老家打桂花。不只是我家老厝院子里种了桂树,左邻右舍的院前屋后也常见这种树木。

以前每到花期,各家大人会拿着竹竿轻打花枝、铺布接花,孩子们则在树下追逐嬉闹,拾捡掉落的零星小花。收集起来的桂花,先挑出枝叶杂质,冲洗沥干后晒干收进罐子里,就能保存很长时间。晒干的桂花,不仅泡茶时可以撒一些增加香气,还能拿来做成桂花糕或桂花饼。如今将打下的桂花带回城里,我也会按照老法子晒干储存,日常泡茶或做饭时再拿出来搭配。

自从搬到靠海的地方居住,我能更明

显地感受到时序带来的天气变化。比如秋天越往深处去,海边的风声会逐渐变得凛冽,尤其是清晨和夜晚,海风力度变大、凉意更足。有时榕树、桉树、棕榈树被海风吹得枝叶不停摇晃,发出的响声会比潮水声更清晰、响亮。

这个季节还多了一些喜悦的气氛,此时中秋刚过,国庆也将如期而至,城中街道两旁红旗飘扬,处处透着祥和热闹。乡下则是一派丰收景象,田地空旷平整,农户们陆续完成秋收劳作,颗粒归仓。

都说秋分是一个“平分秋色”的节气,我觉得确实如此。这个时节好似一把标尺,均分白日与黑夜,又像一道分界,隔开暑热与寒凉。它还把丰收与闲趣一并送到日常里,能让人在冷热交替之间,感受时节缓缓流转的温柔。

身微微鼓起,面饼两面色泽变得金黄,一块姜粿才算煎好。

我一向认为,刚煎好的姜粿是最好吃的,此时的它外皮微焦,内里软糯柔韧。一口咬下,先尝到的是红糖的清甜,而后是老姜温润的辛香,味道甜而不腻,辛而不呛,还越嚼越香。若是配一杯铁观音茶一起入口,那滋味更是不错。

姜粿,没有名贵食材加持,也没有精巧造型,只用几样家常原料,靠小火慢慢煎出朴实的姜香与甜香。我想这就是传统小吃的魅力,看似简简单单,毫不出众,却藏着寻常日子里的烟火滋味,让人吃过之后总惦记这一口温热。

秋色正平分

□雷海红

姜粿飘香

□马延灯

裂,便可以静置醒面了。这个过程不能图快,得让面团充分吸收水分,煎出来的姜粿口感才能软糯又有嚼劲。有时,不同人会按自家人的口味添加其他配料,比如我家制作姜粿时会往面团里撒一些白芝麻,借此增加香气。

醒好的面团分成均等的小面剂,搓圆后轻轻压扁,做成圆圆的面饼,就可以摊在抹了油的铁锅中慢慢煎熟。我初次尝试没掌握技巧,一下就用大火煎饼,没想到一眨眼的工夫,面饼就糊了一面。后来听了长辈的指点,我才知道煎姜粿最怕用大火,一旦火太旺,不仅面饼容易烧焦,还会内里夹生。只有用小火慢煎,不时拿锅铲翻面,饼

录下父母的唠叨

□黎月香

我的手机里存着许多音频,它们不是动听的歌曲,也不是会议纪要,而是父母随口说出的话语。

第一次录下父母说的话,是在一个工作日。那天我请假去医院接母亲出院,一上车,母亲就忍不住念叨:“都让你别来了,多耽误工作。”父亲也跟着附和,说他能带母亲回家,我没必要来回折腾。因为担心母亲的身体,我没有像往常一样敷衍回应,而是耐心安抚父母。说话间掏出手机准备导航,我无意间点开了录音软件,索性按下录音键,将父母的碎碎念录了下来。

说实话,以前的我很厌烦父母唠叨。上大学时收到他们发来的长语音信息,我都是将它们直接转成文字,再快速扫一眼。通电话时,听见母亲反复叮嘱“好好吃饭”“天

冷加衣”,我嘴里总是“嗯嗯”应着,手指则在刷别的页面。有时听父亲抱怨我“左耳进右耳出”,我还会不服气地反驳。可仔细想想,的确像父亲说的,我每次都是嘴上答应,转头就将他和母亲的叮嘱抛在脑后。那时的我总想飞得远远的,不想被这张名为家的“网”罩住。直到后来离开家在外打拼,与父母相聚的时间变少了,再听他们的唠叨,我才有了不一样的感觉,心里也会觉得踏实许多。

如今,我的手机录音软件经常被打开,电脑里也多了一个文件夹叫作“父母的唠叨”。无论是回家陪父母吃饭、散步,还是和他们打电话,我都会打开软件录一小段他们的声音,再将它们存进电脑文件夹里。这些录音内容很杂,当中不仅有母亲日常对

我的叮嘱,也有父亲下棋赢了邻居的拍腿声,还有有父母为一个菜咸淡争辩的拌嘴声。

不久前我难得有空回家过周末,父母开心地忙前忙后,他们做了我爱吃的菜,又聊起我小时候的事,母亲说我一发烧就哭闹着要她抱整夜,父亲笑我七岁那年非要给他们洗脚却打翻一盆水。听着听着,我又忍不住掏出手机录音,默默将这些对话保存下来。其实这些往事,父母讲过无数次,只是我之前从未想过录下来。

不知从何时起,父母的记忆力开始衰退了,母亲偶尔会忘记刚放好的东西在哪,父亲也经常记不清前几天发生的小事。时间一点一点“抽”走父母的记忆,这个变化让我心里不好受,也有了危机感,总想将这些记忆赶紧备份。

天伦



那天回房间后,我将那些新录音导进随身带的笔记本电脑里,又戴上耳机从头听。录音里母亲的嗓音带着一丝沙哑,父亲偶尔咳嗽两声。他们一会儿叮嘱我别工作太晚,不要熬夜,一会儿又提醒我要准时吃三餐,不要总点外卖。录音快结束时,父亲忽然提了一句:“女儿看着瘦了。”母亲立马接过话茬,说:“我也觉得,明天炖只鸡给她补补。”

过去,我总觉得父母的话随时都能听见,如今才明白,与父母见面和闲谈的机会不会一直都有,那些看似寻常的话语,有一天就再也听不到了。我很庆幸自己录下了父母的唠叨,它们好似一封封有声的家书,能让我反复回味和父母相伴的时光,也提醒着我多抽时间回家陪陪他们。



人生如行路,坦途有
繁花,曲径藏风景,步步皆
有意义。

回首



针脚里的旧时光

□董艺玲

早年间物资匮乏,缝纫机算得上是稀罕物,不少闽南人家只有遇上婚嫁大事,才会置办一台。

那年村里还没有开裁缝店,母亲打算多赚点钱补贴家用,和父亲几番商量,才咬牙用攒了许久的钱买了一台缝纫机。我至今仍记得这个物件刚搬回家的样子,它的黑色烤漆机身泛着淡淡的光泽,上面还印着“闽江牌”三个醒目的金色小字。机身底座边缘还有简单的卷草纹作为点缀,虽不显眼,却为这个笨重的物件增添了几分俏皮感。

那时的母亲还在村里小学教书,平时只能利用闲暇时间接活,因为要备课,又得赶制邻里送来的成衣,她经常忙到深夜才能歇下。在外工作的父亲每次攒下布票,用它们换回几匹新布,便会带回家让母亲为孩子们做几身新衣。可母亲总是优先做完外人的订单,家里人的新衣服通常得排在后面。有时看着孩子们眼巴巴地盯着布料看,不时跑到缝纫机边探头张望,母亲只好通宵达旦,为几个孩子赶做新衣。记得有一年,父亲买回一匹红色的格子布,我见了甚是喜欢,软磨硬泡下,母亲答应应用这块布给我做一条连衣裙。连续几天,我都守在一旁看母亲踩动踏板缝制布料,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制作环节。

我小学毕业那年,市面上出现了一种名为“的确良”的新款布料。母亲用做衣服赚的钱买了一匹这样的布,又缝制了一件带“燕子领”的上衣和一条喇叭裤,让我穿着去拍毕业照。那天的我穿着整套新衣站在队伍里,同学们都投来羡慕的眼光,不少人还跑来打听衣服在哪做的,说也想要一套一模一样的。

做衣服剩下的边角料,母亲总要收集起来。她会按颜色和大小将碎布分类整理好,然后拼接成大小合适的布片,再用缝纫机缝制成枕套、书包或装粮食的布袋,后来孙辈们出生了,母亲还特地挑选不同颜色的布料,用它们拼缝成独一无二的小毯子。

有时母亲一个人忙不过来,她的好姐妹们便赶来搭把手。几个人围坐在母亲的缝纫机旁分工合作,有的人负责裁剪布料,有的人拿针线给衣服缝扣眼和纽扣,有的人用熨斗熨烫缝好的衣片。大家一边忙活,一边聊家长里短,不大的房间也显得格外热闹。

缝纫机不用的时候,只要盖上配套的木板,就能变成一张小桌子。有时趁母亲不在家,我便把做作业的地方挪到这里,不知是缝纫机当桌子高度正合适,还是坐在母亲平日干活的位置上心里格外踏实,我总感觉写作业的效率都提高了不少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,机器裁剪、制作的衣服省时便捷,老式的缝纫机不再稀缺,渐渐成了只用来缝补衣物的老物件。而母亲年纪大了,没有精力再接邻里的制衣活计,家里那台老式缝纫机使用的频率也越来越低。有一次,听叔叔提起工作需要用缝纫机,网上又找不到合适的旧机型,母亲便把放在屋里落灰的缝纫机送给他,还打趣说这是让老物件继续发挥余热。

后来再去叔叔家,我总会走到那台老缝纫机旁驻足片刻,伸手转动几下熟悉的手摇轮,听一听它发出的咔嚓声,那声音好像时光留下的细密脚窝,记录着母亲灯下伏身的日夜,也藏着那段再也回不去却始终熨帖在心底的旧时光。

成语里的“秋声”

●落木萧萧:“萧萧”是拟声词,用来描写秋风吹动木叶、枝叶摩擦簌簌飘落的细碎声响,也指代秋风掠过林木的响声。该成语常用来形容秋风吹落叶子的景象,古诗文中也用它来描述秋日的萧瑟之景。出自唐·杜甫《登高》:“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。”

●金风飒飒:“飒飒”指的是风穿过枝叶时发出的沙沙声,“金风”则指代秋风。该成语多用来描写秋凉景象。出自清·文康《儿女英雄传》:“那时正是将近秋天,金风飒飒,玉露泠泠。”

●寒蝉凄切:“凄切”指的是秋蝉发出的低沉鸣叫声。该成语常用于烘托凄凉伤感的氛围,也常用来形容离愁别绪。出自宋·柳永《雨霖铃·寒蝉凄切》:“寒蝉凄切,对长亭晚,骤雨初歇。”